

DXRW
大学人文经典读本

插图普及版

卢梭生命中最后一部杰作

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对生命意义的遐想

一个自由、浪漫、脆弱的灵魂的忏悔和倾诉

漫步遐想录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法)让·雅克·卢梭 / 著

廖灯明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06184

I5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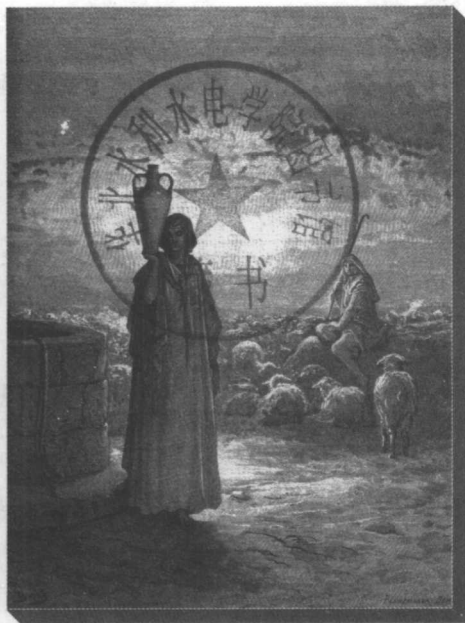
L791

漫步遐想录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法)让·雅克·卢梭 / 著

廖灯明 / 译



84035/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906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步遐想录/(法)卢梭著;廖灯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

(大学人文经典读本)

ISBN 7-5004-3680-7

I. 漫… II. ①卢… ②廖… III. 散文诗-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436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装 订 中国文联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卢梭生命中最后一部杰作

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对生命意义的遐想

一个自由、浪漫、脆弱的灵魂的忏悔和倾诉

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

公元1762年，是伟大的“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与思想巨子、伟大的“自然之子”与“真理之子”——让·雅克·卢梭大喜大悲的一年。

他在这一年先后出版了《新爱洛绮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前一本书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后两本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被巴黎最高法院通缉，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期间在日内瓦、莫蒂埃、圣皮埃尔岛先后遭到驱逐。直到1770年，他才得以在“不得再发表危险作品”的前提下，获得赦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了久违的巴黎。

晚年的卢梭，就在巴黎普拉特里埃街一所不起眼的旧房子里，重操旧业——替人抄写乐谱，以维持生计。这位甘于清贫、淡泊的大文豪，完全厌弃了虚伪、堕落的上流社会，深居简出，几乎与世隔绝。

由于曾经受到长期的迫害，极度阴郁、敏感的卢梭，总觉得四周净是他的敌人，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敌人，在对他虎视眈眈，他们齐心协力，要把卢梭“同仇敌忾地驱逐出人类”。

于是，卢梭只得寻求“大自然母亲”的庇护，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当时，巴黎附近是他经常散步和采集植物标本的地

方。从此，卢梭找到了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乐趣，用以打发孤独、寂寞的余生。

在这贫病交加、为社会所抛弃的退隐生活中，对未来完全绝望的卢梭，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这段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本《漫步遐想录》。

卢梭认为写这样一部“遐想录”，是一件他在晚年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可见，卢梭本人也十分看重这本《漫步遐想录》的价值。

在本书里，卢梭以优美生动笔触，娓娓道来，既有精到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也有美丽的抒情描写，尤其是他采用散文诗体描写内心世界，更是一种开创先河的尝试，它同作家的另两部作品《忏悔录》和《新爱洛绮丝》一起，勾画出了一个永垂不朽者的形象——崇尚自然，热爱生活，情感充沛却又历尽沧桑。受他的影响与启发，诞生了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学流派——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我们随口都能叫出许多响当当的名字，诸如：雨果、拉马丁、乔治·桑等。

本书被誉为卢梭生命中最后一部杰作，巴黎大学的瓦齐埃教授说，卢梭“赋予这部最后作品的优美标题，可以看作是高傲的格言，或者是哀伤的叹息”。

《漫步遐想录》共分十章，最后一章尚未写完即戛然而止，令人深感遗憾和惋惜。在十章“漫步”中，卢梭沉浸在对自我的反省，对往昔欢乐的追忆，对大自然的迷恋，对真理的探讨，以及对于爱和幸福的渴望，等等，演奏出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在他深深眷恋过的人世间，久久地回旋，激荡。

译者

2002年6月18日于北京香山

目 录

译者序	一曲深沉的灵魂绝响	001
漫步之一	缘起与构思	001
漫步之二	梦与大自然与人	017
漫步之三	道德与形而上学	037
漫步之四	如何从敌人那里汲取益处	065
漫步之五	荒岛之恋	097
漫步之六	不寻常的小事情	117
漫步之七	瞧,又多了一种植物	139
漫步之八	“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	165
漫步之九	异想天开的幸福	187
漫步之十	爱是一切的根源	211

漫步之一

缘起与构思





我写这部《遐想录》则完全是为了自己。当我年岁更大了，即将离开人世时，重温这些遐想（倘若那时我还一如所愿地处于我现在的处境中），必将唤起我在写作它们时所饱含的温馨，并使那逝去的岁月重现在我眼前，甚至可以说把我的生命再生一次。

现在，这个世界上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除了我和我的影子，再也没有兄弟、邻里、伙伴。一个喜好交谊，极重情感的人，已被周围的人同仇敌忾地驱逐出人类。

并且，他们在对我肆无忌惮发泄的同时又吹毛求疵地挑剔，哪一种折磨和惩罚对我这颗易受创伤的心都是最残酷的，对于他们却是最快意的。于是，他们便阴毒地斩断了被驱逐者与公众之间的一切连接纽带，极其野蛮和粗暴。尽管如此，我依然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觉得到昔日对于他们的爱，这份未曾泯灭的情愫促使我不去计较他们曾经如何对待我。我以为，也只有在他们已非为人的时候，才使我的爱怎么也找不到出处与归宿。这样，像我这样的人，终于成为了他们的局外人、陌生人，以致于终于不存在，正如他们所愿。在我来说，脱离了他们，脱离了一切，以后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呢？这是我必须面对和思考的。糟糕的是，

在开始这个思考之前，我须把过去的一切重新整理一番，必须做一个这样的过滤，通过这些，我才能由他们谈及我。

自 1762 年到今天的十几年里^①，我就时常陷于这种怪诞莫名的处境中。我至今仍以为这是一场噩梦。我老是产生这样的幻觉：消化不良折磨着我，我难以入寝，刚闭上眼立刻又会醒来。不过，在与旧友的重修旧缘中，我的痛苦也会相对减轻。我肯定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一个攀升：一个由明白到浑噩，抑或更确切地说，由生到死的攀升。我不明白自己如何越出了事物的生命规律，一头跌入一片莫名其妙的迷茫中。在这一片迷茫中，我什么也不能看清楚，我愈是努力分析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我就愈无法搞懂我身处何处。

唉！以前，我怎么能够预见这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呢？今天，我落得如此下场，根本不可能预先把它设想。凭一个人的良知，我是否能够预料到，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人（我当初是，此刻仍是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或竟会被人无可置疑地当作魔鬼、投毒者、杀人犯吗？我是否料想到，我竟会为恶棍们所捉弄，为人类所不齿吗？我是否料想到，路人所能向我表示的全部敬意，竟会是往我身上吐口水，当今一代竟会一门心思地恨不得将我活埋才如愿以偿呢？在这不可思议的

^① 1762 年，《爱弥尔》被焚烧，他与皮埃奈夫人、格里姆、狄德罗大闹不和的那个时期。

变故发生之初,我猝不及防,因此深为震惊。激越与愤懑的情绪一下子将我推入一种谵妄之中^①——整整过了十来年时间,它才逐渐得以平复。在这期间,我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蠢事更是一桩接一桩。由于很多不慎而向掌握我生杀大权的人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他们巧妙地逐一利用,便把我的命运无可更改地注定了。

长期以来,我徒劳但却坚定地做着顽强的抗争。我根本不善于施诡计、弄机巧,也拙于提防、掩藏;我是如此坦率、真诚、急躁、易怒,我越反抗就使自己束缚得越紧,并不断给人家制造出新的可乘之机,而他们也绝不肯轻易善罢甘休。终于,我意识到了,我的一切努力纯属徒劳,一切苦恼也都于事无补。于是我就选择了我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那就是顺应上天的安排,不再和命运做徒劳的抗争。听天由命,我所受的苦难反而得到了补偿。那是因为,顺应天命给我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与那枉费工夫的抗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内心冲突原本是互相排斥的。

促成了我平静的另外一个原因:迫害我的那些人,在惩罚的同仇敌忾中,大概恨我恨得过了头,以致于把一着妙计给遗忘了。那就是:假如他们对我的打击逐步升级,接二连三地给我制造新的打击,反倒不

^① 卢梭这里显然是指1766—1767年,他在英国伍顿期间,因受虐狂症发作与休谟发生激烈争吵。

能继续伤害我了。假如他们聪明地故意给我留下一线希望，那么至今还能让我陷于痛苦之中。他们尽可以用手段来欺骗我，使我一再成为受世人愚弄的对象，使我因希望不断破灭而痛不欲生。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把全部伎俩都使出来了，不但没有给我留下一丝重生的希望，还把他们自己弄得黔驴技穷了。他们强加给我的讥讽诽谤、侮辱、羞耻，再也无法变本加厉而只有慢慢减少了。对此，敌对双方同样是束手无策。他们再不能使迫害升级，我也只有顺天应命、自认在劫难逃了。他们操之过急，使我受到的苦难迅速达到了顶点。如今，就是绞尽一切的脑汁，用尽一切的手段，也不能再使伤害有所增加。肉体的折磨不仅没有使我的苦恼增添分毫，反倒使我借此折磨得以排遣苦恼。假如肉体的痛苦使我喊出声来，或许因而不会发出苦闷的呻吟，那么我肉体的剧痛或许还使我心灵的痛苦有所减轻。

既然那些人将事情已经做绝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既然不能把我的境况变得更坏，也就休想使我惶惶恐恐了。他们使我从患得患失和担惊受怕这两难中永久逃脱出来，如释重负了。真正的灾难是很难叫我屈服的。我亲身经历过的灾难，我反倒不难忍受，但我却承受不了我所预感到的那种灾难。我的想象力一旦受到刺激，就会把灾难连接起来，经由思维的反复作用而把它们扩大、升级。对痛苦的等待使我

比真正大祸临头时还要痛苦不堪。对于我，恫吓比打击更为实用。一旦灾难临头，事实便把想象的成分排除，使其本来的内容得以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于是我发现，这些灾难比之我原来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切断了一切新的恐惧，摆脱了对不安的期待，单凭习惯就足以使我日渐忍受一种一切变故都不能使之更糟的境况。而随着这种情感逐渐减弱，那些灾难是再也不能使之重生的。这就是迫害我的家伙们在极尽泄愤之能事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这使他们丧失了使我屈服的一切可能。今后，我可以尽情地嘲笑他们。

还不到两个月，我的内心完全归于平静。打那以后，我就不再畏惧一切了，但依旧存着希望。就是这个希望，一会儿使我信心高涨，一会儿使我垂头丧气，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一个令人悲痛的意外事件，终于使我心头这缕微弱的希望之光熄灭了；并使我明白，在冥冥之中，我的命运早已无可挽回地注定了。从此，我就只有毫无怨言地逆来顺受了，这反而让我得以重拾淡泊的恬静。

我从一发现这个阴谋的兆头，就永远打消了在我的有生之年使公众回归于我的念头。我很清楚，这种不再可能是两厢情愿的回归，甚至今后也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他们再回到我这一边，也是白搭，他们再也认不出我来了。他们曾使我怒不可遏的鄙视之情，使我

觉得和他们交往令人心灰意冷，甚至是一种负担。我离群索居会比和他们混在一起更幸福百倍。他们已从我心中夺走了我对社交的渴望。到我这把年纪，这种渴望是不会死灰复燃的，为时已经太晚了。如今，无论他们加害于我，还是施恩于我，他们的所作所为，我都淡然置之。这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于我已经无关紧要。

尽管这样，我仍对于未来寄予希望。我想，也许以后会有较为优秀的一代，只要他们鉴别一下这一代人给予我的判断和对我采取的态度，就会不难识别教育他们的那伙人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就会看出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希望迫使我写出了《对话录》^①，使我作了许多疯狂的突破，以使之流传后世。虽则遥遥无期，却让我的心为之激情澎湃，如同当初我还在本世纪寻觅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这些希望仍然使我沦为同代人的笑料，即使把这些希望远远抛开也还是于事无补。我在抱希望的《对话录》中陈述了种种理由。我错了，好在我明白得相当及时，这才在撒手人寰之前得到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这些好时光就从我现在所说的这一刻开始，而我有理由相信，它再也不会中断了。

就在几天前，通过思考我认识到，此前我曾奢望众望所归，那真是大错特错的一种想法，就算是在别

^① 《对话录》又称《卢梭评让·雅克》，写于1772—1776年间，卢梭试图在书中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迫害我的家伙们在极尽泄愤之能事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这使他们丧失了使我屈服的一切可能。今后，我可以尽情地嘲笑他们。